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重刊

畸人十篇

司教熱羅尼莫馬

准

序

知識固以考稽而漸開。學業尤須
簡切而易。以。漢末大道燦條。未有不
先其要領。而後其條目者也。粵稽聖
賢諸書。載籍浩繁。茫而慕焉。幾等
坐洋之嘆。撮其要矣。奚殊指掌之明。

所慮三仇環繞。八面張羅。倘非熟諳
其趨避之方。豫明其切要之義。雖年
齒既高。猶難見險而不陷。況在髫齡
總角之子乎。故凡教子弟者。首須端
其趨向。而欲端其趨向者。惟受養于聖
言而已。爰集是編。句箋字釋。綱舉目

張名曰聖教要理選集。俾披覽者。
因文取義。一目瞭然。不独孩童初婦宜
奉為蒙之基。即既冠高年亦可藉
為立身之本。洵航海之指南而土阜
之階梯也。要之文既簡而要。詞亦約而
疎。閱者毋以淺易而忽之。將見改過

有門。自新有路。始則誦於口。繼則銘
於心。而大本大原之道。可湛此而累窺
其一斑矣。是為序。



畸人十篇序

西泰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狂飈與夫
啖人略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菑不害孜孜求
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致乏絕始不肖以
爲異人也覩其不婚不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
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以爲是獨行人也復徐

叩之其持議崇正闢邪居恆手不釋卷經目能
逆順誦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與地方及句股算
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倒囊究
數一二則以爲博聞有道術之人迄今近十年
而所習之益深所稱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
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己之德純粹益精意

期善世而行絕畛畦語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
倪而知者相悅以解閒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
當不如其言則悔而後識其爲至人也至人侔
於天不異於人乃西泰子近所著書十篇與天
主實義相近以行於世顧自命曰畸人其言關
切人道大約淡泊以明志行德以俟命謹言苦

志以禔身絕欲廣愛以通乎天載雖強半先聖
賢所已言而警喻博證令人讀之而迷者醒貪
者廉傲者謙妒者仁悍者悌至於常念死候引
善防惡以祈佑於天主一唱三歎尤爲砭世至
論何畸之與有蓋嘗悲夫死之必於不免且不
能以遲速料也上主之臨汝而不可貳也獲罪

於天莫之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主也童而
習之智愚共識然而迷謬本原怠忽祇事年富
力強而無志迅奮鐘鳴漏盡而尙諱改圖者眾
也非譚玄以罔生卽佞佛爲超死死可超生可
罔世有是哉人心之病愈劇而救心之藥不得
不瞑眩瞑眩適於德猶是膏粱之適於口也有

知十篇之於德適也不畸也耶

萬曆戊申歲日在箕虎林李之藻盥手謹序



時人十篇序

利先生者出自西國來遊中華余從郡伯
翁公得其書寓目焉作而歎曰此固一新
正其守其所載之道曰自責自省利行為
祥要以薰惡而迪善乃其言不為吾儒併
不為柱下漆園竺乾氏而獨揭天主之教

以為之宗古未之前聞也至若篇中譚生
死之際出處之法旁引博喻貫乎種創
獲而其旨附會合離宛轉圓生多所不入
使人煩讀之而清怒讀之而愉昏倦取眠
讀之而醒恍念忽消道念潛滋嗚呼寧獨
其言之新奇若是哉抑儒之憂而為柱下

漆園也柱下漆園之愛而為竺乳氏也雖
大旨歸於董惡迪善而其說由實入虛由
近入遠漸墮乎恍惚沆沔不可端倪之域
故賢者借之以融貫執滯不肖者亦借之
以濟其跳匿蓋利害各得半焉若本篇者
根極義則勅以懋繩檢約遠傷也課宏徵

實不可得而影響模稜以閃寄於善惡之間此吾儒之藩園百壘利而多害者也今朝廷方統一聖其矯易邪慝諸有以二氏之宗標幟啓疆者報從司敗是編揆諸功令以自合符豈可廢而不存哉

附溫陵張二水先生贈西泰艾思及先生詩

昔我遊京師曾逢西泰氏貽我十篇書
名篇畸人以我時方少年未省究生死
徒作文字看有似風過耳及茲既老大
頗知惜餘齒學問無所成深悲年月駛
取書再三讀低徊抽厥旨始知十篇中

篇篇皆妙理九原不可作勝友迺嗣起
著書相羽翼河源互原委孟氏言事天
孔聖言克己誰謂子異邦立言乃一揆
方域豈足論心理同者是詩禮發塚儒
操戈出弟子口誦聖賢言心營錐刀鄙
門牆堂奧間咫尺千萬里

浣城劉胤昌



卷上目錄

人壽既過誤猶爲有

一張

人於今世惟僑世耳

五張

常念死後利行爲祥

十張

常念死後備死後審

十九張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

三十一張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

四十三張



重刻畸人十篇卷上

泰西利瑪竇述

人壽既過誤猶爲有

第一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方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太宰曰。意貴教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竇不識今何在。故不敢云。今有爾。太宰疑之。余繼而曰。有人於此。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廩。若橐中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已。已空廩橐。費而猶有乎。夫年

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世一日。日輪既入地。則年與月。與吾壽。悉減一日也。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斯無日無年焉。身日長。而命日消矣。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太宰惺余先答之意。大悅曰。然。歲既逝。誠不可謂有與余。又曰。苟有人焉。獲金幾許鎰。粟幾許斛。用之。易布帛什器。以自養。養老慈幼。無卽無矣。猶可爲有焉。若呼盧擲去之。或委諸壑。或與之。非其人也。是無爲真無矣。惜乎寶已往之年。於治國無功。於家政無營。於身德無修。是年時已用。

徒用也。則今無而誠無之矣。令我僞云猶有乎。太宰曰。噫。子何言之謙也。以爲徒過光陰。無所事事。無前壽矣。世有不肖者。從少臻耄。侮天耳。害人耳。污已耳。天大慈。更益之以壽。望其改行。而彼反用之。增愆也。迨身將斃。則年數與惡積等焉。殆哉。子言之。其壽有乎。無乎。余曰。不如未生矣。旣而太宰易席於堂。見其諸戚。述前問答語曰。夫西庠實學。大獲裨於行。汝儕當繹之。勿忘矣。嗚呼。時之性永流。而不可畱止焉。已往年不爲有。矧未之來與。余故爲日晷箴。

曰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用此以作無益。則無益者待何時乎。凡物之失。以力可追復。以勤可裨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多。今日益遠矣。胡能復廻乎。來日之日。力僅足來日之事爲耳。胡有餘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無時可徒費焉。夫物之爲我有。而便於用者。無如吾之年年者。與我同生同死。無人能強脫之。無時不

我隨。無處不我左右矣。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爲大寶矣。一日一辰。猶不忍空棄也。昔日吾鄉有一士。常默思對越天主。務以行事。仰合其旨。不得爲俗事所脫。一日值事急。茫然一辰忘而勿思。旣而猛醒。卽悔歎曰。嗟嗟。盡一辰弗念天主。如禽獸焉。茲士一辰不思道。咤已爲禽獸。有人終日無是念。期年忘之。奚不詈已爲草木土石乎哉。至人者。惟寸影是寶。而恒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猶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遊哉。實心務。

道者視己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夫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聊用長汝德。卽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日之空亡耳。常人爲財有急用恒自惜財。君子爲日有正用恒自惜日。嗚呼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輕一日容易棄擲焉而烏知一日之功。吾可致無盡善可免無量愆鄙哉蜘蛛之爲蟲也。終身巧織張細罟羅蚊蚋而數爲風所散壞也。人有終生務淺微。

事而猶不得遂。何異此乎。夫世事世物。吾不可卻。亦不可
畱。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者卽非吾
有矣。吁。世之人何大悞也。晨夕亟於俗情。若論及道德檢
心修行。便曰至善也。至重也。第吾不暇耳。處不至善。不至
重。則暇。迄爲至善且重者。卽曰不暇。非猖狂哉。人縱有甚
急事。未嘗不日日却冗。再三食也。未聞曰不暇矣。以養身
必却冗於事隙。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求
汝却冗於事隙。亦足覩赧甚矣。矧求而不得之與。痛哉痛

哉。○

人
篇

卷



人於今世惟僑寓耳 第二

馮大宗伯問余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
比。故謂人參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
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
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
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常有餘閑。
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
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人之生也。毋先痛苦。

赤身出胎。開口便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勞苦。農夫四時反土於畝。畝客旅經年。遍渡於山海。百工無時不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况罄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卽宇宙之間。不論大小蟲畜。肆其毒具。往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蟲。足殘七尺之軀。

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古之武不利。則更謀新者。輾轉益烈。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泯。蓋屢有之。終身所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於死。身八上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於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人世

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常畏所不得避。患何時安乎。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真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風之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己欲所牽。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

之道人猶未曉。況於他道而既從孔子。復由老氏。又從釋氏。而折斷天下之心於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別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岐。必至於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海中遇風濤。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於己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篷。或持敗籠。隨手所值。急

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於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余答之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於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募弒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見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尙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

哭而弔之。爲其人之生於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苦勞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見世之情者也。見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於是反自得之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於是不寧不足也。請以儒喻。夫大比選試。是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於本世。以試其心而定。

德行之等也。故見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於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於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是欲與禽獸同群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怪耳。天主所悲憫于人者。以人之心。全在於地。以是爲鄉。惟泥於今世卑事。而不知惺望天原鄉。及身後高上事。是以增置荼毒於此世界。欲拯拔之焉。且天主初立此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

事樂我輩而吾類原無苦辛焉。自我輩元初祖先忤逆上
主。其後來子孫又效之物。始亦忤逆我。而萬苦發。則此多
苦。非天主初意。乃我自招之耳。大宗伯聞畢嘆曰。噫嘻。此
論明於中國。萬疑解釋。無復有咎天之說。天何咎乎。夫前
聖後賢。凡行道救世者。其一生所作。莫非苦辛焉。設造物
者。令成道之人。身後與草木並朽。而無有備樂地。使之永
安常享。則其所歷苦辛造物者。竟無以酬之。豈不使世人
平生疑惑乎哉。且高論所云。無非引烝人于實德。沮人欲

不殉虛浮。堅意以忍受苦辛。不令處窮而濫。強志以歸本。分別尊類於醜。彙皆真論也。從是日。大宗伯大有志於天主正道。屢求吾翻譯聖教要誠。命速譯其餘。又數上疏。排空幻之說。期復事上主之學於中國諸庠。嗚呼傷哉。大宗伯大志將遂。忽感疾而卒。遂負余之所望也。嗚呼。今而後大都之中有續成其美意者歟。余日望之。

常念死候利行爲祥 第三

余問於徐太史曰。中國士庶皆忌死候。則談而諱嫌之。何意。答曰。罔已也。昧已也。智者獨否焉。子之邦何如。余曰。夫死候也。諸嚴之至嚴者。生之末畫。人之終界。自可畏矣。但敝邑之志於學者。恒懼死至吾所。吾不設備。故常思念其候。常講習討論之。先其未至。豫爲處置。迨至而安受之矣。人有生死兩端以行世。如天有南北二極以旋遶於宇內。吾不可忘焉。生死之主。不使人知命終之日。蓋欲其日日

備也。有備則無損矣。聖經曰。守矣。夫將來如偷者。偷者闕主莫慮耳。是以凡聞訃皆驚曰。某斃乎。曰某斃乎。誠不意其死矣。聖教中凡稱賢稱聖者。無不刻刻防死候。目對心惟。以爲沮惡振善之上範也。徐子曰。如是急乎。余曰。生人所明。莫明乎死之定。所不明。莫不明乎死之期。不論王公賤僕。盡人之子。誰不有一日焉。或旦不及暮。或暮不及旦乎。誰居甲能保乙乎。汝不知死候。候汝於何處。汝當處處候彼可耳。故智士時冀死候相值。持此爲生也。世之大惑。

視死候若遠焉。抑孰知此身恆被死耶。吾今已死大半耶。既往之年。皆已爲死將去耶。旅人航海宿舶中。坐立臥食。如停不行焉。而其身晝夜遷移。曾無止息。且不問汝欲不欲。倏就岸而須登矣。二船相值。其間各以彼爲行動。以已爲住止。而實則俱行矣。世人或謬云。吾命今日如是。詰朝亦如是。而吾生實汲汲趨沒無停也。雖誤云。彼有疾且死。我安且生。而彼我息息並就終也。有以勺勺盡甕水。將謂末一勺乃竭盡之乎。非也。自初至末。每勺竭盡之矣。夫人

命亦謂卒日爲終。而實日日終之矣。夫吾此生命也。非如西江之水也。江水有源。下流洩之。上流增之。則江永存不涸也。生人者如燭耳。恒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乎。故漸至燼滅矣。人少而冀長。長而冀壯。皆如冀死也。已壯之後隨老。老之後隨死矣。誰欲行路而不欲至其域乎。是以總總蒼生。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未定也。徐子曰。子之立語皆實。今世俗之見。謂我念念言言。行行。悉向善。卽善矣。如念死候之不祥。便目爲凶心。

凶口焉是故諱之。余曰不然。施我吉祥。卽爲吉祥。施我凶孽。卽爲凶孽。是死候一念。能祐我。引我釋惡而就善。則世之祥孰祥乎。是耶。彼言域而竇乃言至域之道。欲至其域。先由其途。惟途難焉。子不聞爲善如滂流行舟乎。有常念死候之近。而不得免。心於縱恣者焉。况以是憚凶。心凶口而諱言之。是非長惡之門歟。凡不肖從欲者。槩由忘死之近。而自許壽修之僥倖耳。若爲善者。自許壽不如自許天矣。蒼生之生。宇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跡。如影如夢。無體。

可持也。而人於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哀哉。南方有國。名黑入多。古法未造墳墓。不得製室屋。其俗居室陋隘。而墳絕廣大。謂居室次寓。數年之暫。吾常居者。獨墳耳。故以此爲急。崇飾之也。敝鄉昔年有隱士名雅哥般。棄家遊世。一切捐捨。人目爲瘋狂。有一友買得四雞。囑令攜歸家。雅哥般許之。徑持去。其人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誑已也。他日遇諸塗。就而問之。曰。向托汝雞。安在乎。曰。汝命歸汝家。安在乎。其人訝之。引與偕行。至其人生壙中。則四雞在焉。

其人愈益訝曰。吾托汝攜歸家。曷置之塚乎。曰。彼汝寓此。汝家也。嗟乎。雅哥般曷狂。其爲此以警我曹。不其深歟。夫造物者。造人貴絕萬類。但其壽不及樹木與禽獸者。何意乎。今之人壽短於古。造物者惜憐之耳。子不見世愈降。俗愈下乎。父之世不如祖生。我世不如祖父。而我以後將轉之於益下者。孫也。人增咎天增罰。不善之殃矣。然則人之生世。亦終身煩冤耳。徒得生之名。而實與苦俱來。與苦俱去也。百年之中。非是度生。是度苦海也。則死豈非行盡苦。

海將屆岸乎。苟歲月久長。豈非逆風阻我家歸乎。嗚呼。世人以命之約者。省苦也。減咎也。則死非凶凶之終竟耳。似不爲刑罰。刑罰之赦耳。君子明知天主借我此世以僑寓。非以長居。則以天下爲寓。不以爲家。吾常生別有樂地。爲我常家焉。且本生之壽縱長久。比之常生不滅。其爲短也。可勝言哉。輿地總誌記泥羅河之濱有鳥焉。日出而生日入而死。則其壽盛乃一晝耳。必夫在卯爲嬰。偶死爲殤。以辰巳爲幼。爲壯。能見日中爲至艾。頌白以未爲老。而幸得

至申酉爲耄爲耄矣。豈異吾於百歲之微。置是節乎。是以志乎常生者。凡有終之生。咸爲須臾。持此須臾。端倪爲吾身後全吉。大凶之所關係。故不可不慎焉。凡所望於壽修者。冀以了畢是生之事耳。智者未至死而生之事已完矣。若不肖者已死而未嘗始生也。凡真實急切之行。俱待明日矣。不知從明日者。必不能得之焉。已至明日。明日非明日。乃今日也。明日已往矣。誠如翻車水筩。先後比次。次筩裁上。則前筩已傾矣。席上設有餽饌百器。而曰其中有一

器蠱也。食必死。則此百器者。吾全不甘嘗之矣。吾數日之命。明知必有一日待死。而不知何日。則我宜一一疑之。而不迷於其樂。夫人命非獨短淺而已。短淺之中。尤無定期。何日不聞某暴病死乎。某被壓被溺被焚死乎。某行市偶飛瓦中。首冒風死乎。某出門偶蹶。輒偃僵不起乎。某腹痛誤飲湯。一杯死乎。某夜新娶。詰朝已亡乎。塵埃易散。琉璃易碎。猶不足喻人命之危脆也。吾命無一日之定。而忙人圖多年之謀。若壽在其手焉。從而分定其事。如裂衣者置。

帛於案而分畫之以若干爲衣若干爲裳愚也哉嗚呼毋恃年之茂身之強所見死亡往往幼者多乎老者強者多乎弱者也子入陶肆閱諸器小大厚薄不一問是諸器孰先壞必不曰薄者先壞厚者後壞也又不曰先出陶者先壞後出陶者後壞也惟曰先偃地耳葆祿聖人謂人之身與器曰吾曹得金貝藏於陶具也則此身體陶器焉易碎矣何論稚老哉吾視圖畫以手摸之其所畫物物皆近而巧士以法加減色使我目誤視或如遠焉或如近焉世界

一圖畫耳。人人皆近於死。無復遠者。不可信目之化而謬
曰。或遠或近矣。以是觀之。吾不謂今日乃我所稟命終之
日。必不能使我善用此日也。以吾年寡多爲善行。是預獲
長壽利矣。至耆老而不能爲善。豈不失長壽利乎。人壽恒
短。人欲恒長。短其壽者。戒其欲之長也。苟能自知前路不
長。所當止宿。不遠。何必盛聚資費哉。未老謀善度生。已老
則圖善受死。可也。老者勤積財。尤異焉。家彌邇。彌急於路
費乎。特伯國法。老者至八旬。毋許用醫。曰。此時非謀生之

時乃備死時耳。士君子生或逢時不幸，不容我善度生，孰能禁我善受死乎？吾願生死均善，不可得兼，寧善死焉。一死光明，照耀終生也。昔有問西土賢疇之壽爲至長，曰：至善之候。又問：君子生世，宜幾何時？曰：至可生之分限耳。辣責德滿西土之名邦也。其習俗視生死無二，惟論理當否。有詩人作詩云：士臨陣與其失命，寧失刃。當路聞之以爲大僇，流之遠方。其餘風及於閭閻，亦皆輕死尙義。本國史載：一母有子出禦寇，死之。或告之曰：令子死國難矣。母

安坐弗動曰。我政爲今日生此兒也。是生已足矣。由此論之。可見本世生姑爲生。而煩苦實甚。歲月漸消。危淺無比。則生而似死焉。此理明甚。無可疑也。然此世界中無他生。不得不以知覺運動爲生。既以爲生。不得不以氣盡命終爲死。但此死期。凡有生者。常當念之。念之甚有利於道行矣。故今猶須畧揭其形狀也。夫死之候有三艱。一在死前一在死際。一在死後焉。凡人將死。既先遭厲虐疾。不可療已。則良友泣涕囑耳語之曰。有後事宜相付囑者。速言之。

矣。命幾以泯矣。吾從蓐間聞此語。則慄慄戰懼。不知身後何如也。惟默歎曰。此日月已矣。我永永不可再覩之矣。吾所愛良田廣宅。珍貝盈篋。非我有。徒爲他人積矣。妻子兒女。不得復相聚矣。徒戀愛無益矣。嗚呼。已往若干年。遽去如電。而使我至此殍殍也。蓋曩所甚愛。此時觀之。甚傷心也。存之以樂。失之以憂。則前多愛。今多死矣。是故賢妻孝子女。此時避而不忍見也。見而增彼此之哀痛故也。爲吾友者。或備棺槨。或製衰麻。爲親戚者。或歛家具。或守財箴。

吾展轉床第間。惟有幽憂填膺耳。此則未死前也。死非他。惟靈魂與形體分別耳。凡二物相脗合者。莫如靈與身之親切也。合既密。分之愈難矣。兩友偕行於途。臨岐尙猶惜別。况一生同體之交乎哉。卽見遍身失潤色。而貌變目深。鼻稜口暗。耳燥足冷。脈亂心動。四體流汗。哀哉哀哉。夫人以母痛入世。以己痛出之。出入皆痛。惟死時痛在我身。尤切矣。及至將死。則仰而見天主。義怒吾前行。俯而思一生之歲月。都費之以造惡。向前而觀無窮幽暗之路。下而視。

視地獄苦谷之門。大開以我翕吞。左右旋觀。而有羣魔。俟我神魂出身而搶之。傷哉。此時欲進而不堪。欲退而不容。欲悔而無及。卽恨其生而死已。此則死際也。及至死後。所苦患又甚焉。何者。死之後。我之所存。魂與魄耳。魄卽爲尸。尸爲腐肉。腐肉爲蟲蛆。蟲蛆化歸於土。此則賢否無異焉。請隨視惡人之靈魂。夫旣出身外。忽見移幽陰異界。輒置之天主嚴臺前。以審判一生之所爲。則盡出籍記。詳載行事無遺。于是所得非義之財。所取非淨之樂。藐法欺君。酷

虐暴民。順私意。傷剥孤弱者。皆來受其報也。于是淆亂神道。抗侮上主。妄尊異端。詐僞誣世。無所懼畏。既見主威在上。審罰無奈。顫慄而無所逃也。於是不肖人所掩諸醜情。陽廉陰貪。外飾正。內釀邪。見過不圖改。見義不肯若。諸隲隅闇事。心中所藏逆公之謀。非禮之欲。非法之念。人目所不及。一一發露。不可蔽焉。天地萬物。并我自心。皆從而訐我。證我。則我焉辭乎。在生多見天主慈惻。天主寬容。至此始見天主之義怒威嚴也。則我何禱乎。誰復解救之乎。下

是方知財賄已無。而惟有犯理得財之罪也。穢樂之味速過。而取穢樂之咎常遺也。傲矜之氣已隨風而散。而惟畱傲矜所招之刑。永悠不脫於身也。則第得恨已恨天。懊惱而受無限殃痛。嗚呼不已矣。此難之至難。在死之後也。



常念死候備死後審

第四

徐太史明日再就余寓曰。子昨所舉。實人生最急事。吾聞而驚怖其言焉。不識可得免乎。今請約舉是理。疏爲條目。將錄以爲自警之首箴。余曰。常念死候有五大益焉。其一以歛心檢身。而脫身後大凶也。蓋知終乃能善始。知死乃能善生也。知家財乏。則用度有節。知壽數不長。則不敢虛費寸陰。不然者。如行霧中。前後不知。惟見目下耳。舟師使船。必有路程。有地圖。日記。已行幾何。以知其所餘於後也。

坐必船後。卽知其船前事。乃以舵張翕之矣。吾人行此生之路。亦如是也。日記其日已往。而自置己於此生之末。乃能善迪檢一生之事也。又如魚潛以尾。引海中路也。鳥飛以尾。導空中路也。行此世。非如於海於空乎。非以死候之尾。永言念之。難乎免焉。恒以心居死候。則知生際所當爲。吾欲知生際一事。當行耶。否耶。卽思此事。是我死候所願得於生前者耶。抑否耶。如此開導。豈不痛切哉。古賢裴羅谷氏。六年處塚內。伯辣漫人之俗。家門之外。卽是墳墓。出

入顧瞻之。西土吾同道幾百國。大槩盡死皆於城中。夫皆懼忘死之備。而立計畫以自提醒耳。昔西隣國有賢王。傳不傳其世代名號。惟時君老僅一子。當嗣國。子輕佻無威儀。荒縱自肆。國民患之。有司以告王。請戒諭焉。王訓約百方弗若也。則命士師曰。王世子犯重法。依律治之。勿赦。不日世子以舊行奸宄事。士師拘囚。訊鞫之。律當大辟。至日則出以行刑。世子見事窘。請詣王所。與父王面訣。許之。至王前。訢曰。以王之子。國之上嗣。如匹夫死於刑下。理乎情。

乎。王灑泣曰：「非我也，法也。」吾豈忘父子恩？既而暫免汝目下刑，吾讓汝爲王七日。七日之內，恣汝意行樂。滿七日，自往士師所伏法矣。」語畢，卽解王衣裳，袞冕服之。令卽王位。百官皆聽其命。已退而燕處，了不與國政矣。第俾一陪僕從世子，每日夕卽提稟云：「七日限今已過若干日也。」如是諸日，世子一意盤樂娛玩，無倦獨至夕，聞僕之提警，卽大驚寤，憂愁不勝。迨第七日期已逼迫，啟請遊樂畢，無歡悰矣。王至期出，卽問世子：「七日之樂何如？」曰：「何樂乎？」王曰：「一

國之力不足供一人樂乎。對曰：「然而夕夕有一僕來以就刑，日數提刺我心，於是日日知我命就終，竟滅諸樂已。」王曰：「人人日日無不就終，壽數不等而均寡焉已矣。」以後汝可保國矣。往昔所犯，大赦於汝，惟自今後令此陪僕依前七日夕夕提警汝念也。通國士民聞之大喜。世子謝教謝恩而悉改前行。父歿代立，亦爲賢君也。視此可驗幾載之教誨百端以移其心，終不能致，而七日死候之念致之矣。是陪僕之設，智者不可無也。恐世事脫其心而忘之故也。

其二以治淫欲之害德行也。五欲之炎發於心，則德危而受彼燒壞。此死候之念，則一大湧泉滅彼熾焰。故於懲戒色欲，獨爲最上良藥也。吾在世若已結證罪案，犯人從囹圄中將往市曹行刑，標榜我自負之以行，而於道中適遇喜樂事，何堪娛玩乎？若翰聖人設一喻，狀世人取非禮之樂也，甚善。其言曰：嘗有一人行於壙野，忽遇一毒龍欲攫之，無以敵，卽走。龍便逐之，至大阱不能避，遂匿阱中。賴阱口旁有微土，土生小樹，則以一手持樹枝，以一足踵微土。

而懸焉。俯視阱下。則見大虎狼張口欲翕之。復俛視其樹。則有黑白蟲許多。齧樹根。欲絕也。其窘如此。倏仰而見蜂窩在上枝。卽不勝喜。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蜜。却忘其險矣。惜哉。食蜜未盡。樹根絕。而人入阱。爲虎狼食也。是奚謂乎。人行壙野。乃汝與我生此世界也。毒龍逐我者。乃死候。隨處逐人。如影於形也。深阱者。乃地獄之憂。淚苦谷也。小樹者。乃吾此生命也。微土者。乃吾血肉軀也。虎狼者。乃地獄鬼魔也。黑白蟲齧樹根者。乃晝夜輪轉。減少我命也。

蜂窩者。乃世之虛樂。哀哉。人之愚。甘取之。迷而忘大危險。不肯自拯拔焉。哀哉。西土有兩泉相近。其一泉水。人飲之。便發笑。至死不止。其一泉水。人飲之。便止笑。而瘳其疾也。使人笑至死之水。是乃世樂迷人。壞其心也。止笑瘳疾之水。則死候之念耳。可不旋酌之乎。其三。以輕財貨功名富貴也。夫物也。非我有也。非我隨也。悉乃借耳。何足戀愛乎。身後人所去所也。彼所無用財爲。亦無重財爲矣。吾曷不萃彼所之所尙乎。惜乎。妄人於已所不在受譽於已所。在

受苦也。夫物汝曾嚼其得之之娛。而未試其失之恨。請毋觀其來。觀其去。毋觀其面。而觀其背歟。夫進而聊帶僞樂。而退乃大遺真憂也。聖經所謂財人已畢其窠。而手中無所見也。言有人夢捉得金銀滿手。喜甚。急握固之。忽然而寤。卽空拳耳。經不曰人財。而曰財人。以是貪得者。非我使財爲財所使。是財奴也。不曰得財。而曰夢得財。蓋其富厚百年。猶一夜之短夢耳。且狀其情。以一舊事。極著明焉。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愛重之深於己。其一愛

重之如已其一甚菲薄希覲面焉忽遇事變國主怒逮訊之詔獄士聞之卽急走其上友訴已窘急幸念夙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汝政與他友有嬉遊之約當候於此不得動移祇能送汝衣一襲輿一兩耳士悵然歎息則走其中友愈益悲泣訴已患祈勿襲前友特脫我于厄也友曰今日適遠行不暇惟得偕汝行至中途遠則至公府門耳訊獄在內吾不得與聞也則益窘而悔曩昔擇交之悞也旣而思彼小友素忠實或能救我乎未可知至

其所無奈愧怍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負狀又自咎曩之菲薄請勿介意也惟幸念一日之雅願邀大德無棄我矣友曰吾故寡交恒念汝汝今勿憂此等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拯濟爲好我者勸也言畢卽先行趨王所此友之寵於王也異甚則一言而釋士竟無虞矣是奚謂乎士遇事變卽人之死候上主將審判我一生不善行也其三友者一財貨一親戚一德行矣夫財貨室屋田產自不能運動惟與我葬服及棺槨耳夫親戚朋友惟送我山間及墳墓之

外。自不能入矣。第德行陰騭。人雖不甚重之。却能保身後之急。且以我救也。以是可見死候之念。導人以明世物之虛實矣。能隨我者。乃我事也。實也。不隨我者。非我事也。虛也。沙辣丁者。西方七十國之總王也。將薨。取葬衣命一宰臣。揭諸旂竿之首。行都邑中。順塗而大呼曰。沙辣丁七十國王。今去世。惟攜此衣一稱耳。噫。詎不亦此意乎。野狐曠日。饑餓。身瘦臞。就雞棲竊食。門閉無由入。逡巡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饑亟。則伏而入。數日飽飫。欲歸。而身已肥。腹

幹張甚隙不足容。恐主人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身瘦臞如初入時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習以自淑。不亦可乎。夫人子入生之隙。空空無所有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及至將死。所聚財貨不得與我偕出也。何不習彼狐之智計。自折閱財貨。乃易出乎哉。問何者爲真富。必曰廣有重物。能恒存不受壞者爲真富。故良田腴產。謂富人之本業焉。夫田產於人。火不得焚。水不得漂。盜不得負。而趨年遠不得鎖損。於諸物中獨爲堅久。故善持富者寶之。何況

於德更萬倍堅久乎。德不畏水火盜賊。彌久彌固。不相脫離。生死我隨也。此爲人之大本業也。必矣。其四以攻伐我倨敖心也。倨敖之氣。諸德之毒液也。養敖者。其道心固敗矣。夫敖之根柢本弱也。以虛爲實。以無爲有。以他爲己也。故常念死候。不俾自昧自爽已矣。孔雀鳥。其羽五彩至美也。而惟足醜。嘗對日張尾。日光晃耀。成五彩輪。顧而自喜。倨敖不已。忽俯下視足。則歛其輪而折意退矣。敖者何不效鳥乎。何不顧若足乎。足也人之末。乃死之候矣。當死時。

身之美貌。衣之鮮華。心之聰明。勢之高峻。親之尊貴。財之豐盈。名之盛隆。種種皆安在乎。何不收汝輕妄之輪乎哉。古者西土有總王名厯山。奄有百國。幅員數萬里。無勝其富。而心傲甚。猶若不足。既薨。葬埋之侈。殯極華美。時有名賢觀其塋。譏之曰。夫人昨也踵土。今也爲土踵矣。昨也彼藏金玉。今也金玉藏彼矣。昨也寰宇不足容之。今也土窟三尺則足矣。嗚呼。行世之際有尊卑。死之後無尊卑也。誠若象戲焉。運於枰局。將卒異位。殊道及事畢覆局。則雜位。

同道矣。目者無所不見。惟不見己也。見己有道。以鏡照焉。人者無所不識。惟不識己也。識己豈遂無道乎。以死者之髑髏鑒焉。彼昔如我。今我後如彼。今也往日。余有友常畫髑髏形。懸於齋室。以自警也。彼詎不善於圖畫古器之設乎。其五以不妄畏而安受死也。造物主每造一物。卽各賦以愛己之心。是者不論靈蠢。物物有之。則畏死欲生之性。人人均也。然而生死皆聽天主之命。人自求死。卽不可。人強求生。亦不可。何者。天主固不令人自擅死也。若士卒非

帥命不敢離行伍也。倘終竟不欲死。是爲悔旣生焉。夫生死之主。借爾此生。實陰約以死而還之。如左券在彼。不願死。則失約而悔其已生矣。貪財不可而貪生可乎。欲負約。賴人之財不可。而欲負約。賴天主之生可乎。吾鄉人亞人西勞氏。西極之名將也。經踰阿林波山。時方市。市爲天下最盛。或請觀之。曰無貨不備。辭曰有售長生者。吾則往矣。陋哉。若人不貪貨而貪生。并貪下流也。別有真儒承國主大封。問使者曰。上賜我此祿。亦賜我壽命。以久享之乎。使

者曰否。此天主恩耳。儒者曰。旣爾。我則往事天主。自修我
行。以我身後求享天祿矣。辭不拜受。夫願常生。則進求常
生之路可也。汝於死人之域。于常生謬矣。夫死候者。須臾
耳。雖嚴而速畢。何當懼之乎。吾不能無死。然而能免死之
懼也。狂者與嬰兒。不懼死。吾反弗克焉。彼愚而我智也。愚
能與人以安。智能與人以不安。哀哉。夫真智之君子。備死
也不畏死也。死候無時不在其念。譬如良將。時時不忘戰。
是備敵也。非畏敵也。夫死候之念。初來以威。次來以慰。卒

來以喜也。武士入都試。或有驚馬。則數日前肄習之馬。埒間使勿驚。至試日。馬已習。弗驚也。人心於死候。亦如驚馬矣。吾以念死。心習之。埒間至真死候。則已習。弗悞我大事也。夫人所畏於死者。非死之瞬息。乃瞬息之後所紀也。此畏也。最能引我於善。則宜存養之。不宜却去之也。試思吾自今以後。有日將我一生中。日日刻刻。凡眼所視。耳所聞。口所啖。鼻所嗅。四體所動。才所爲。心所愛。合理與否。一一藉計無漏焉。無爽焉。凡善與惡。悉審察。以按判。孰不懼乎。

既懼之。必有助以斂心。以謹行者矣。故敝鄉有賢者。修道八十餘年。臨歿時。四體戰兢。旁人問其故。答曰。是懼也。非始自今也。吾平生有之。人曰。眾皆云。夫子道已成也。何懼。答曰。天主審判嚴矣。其耳目於我也。猶人乎哉。可弗懼與。古又有一人死。而兩日後復生。又生世十餘年。竟不發一語。亦絕不見笑哂。默居靜修。其復死日。諸友強問之。惟曰。人不知死後審何如。使知之。夫語畢而死。蓋君子於天下。無所與。無所與。卽無所愛。無所愛。則捨之無恨也。其志在。

天上不在人間。以彼爲家。客聞欲近家。不啻無憂。且大喜焉。以此軀壳爲囚禁。爲桎梏。則見其壞朽。無任娛樂。如囚人視狴犴垣壁裂。桎梏壞爛。乃望其解脫拘繫。可歸故鄉。何憂哉。第兢業日愼。不敢輒自居安居賢。猶恐德未成也。是以孜孜矻矻。惟日不足矣。徐子曰。於戲。此皆忠厚語。果大補於世教也。今而後。吾知所爲備於死矣。世俗之備於死也。特求堅厚棺槨。卜吉宅兆耳。孰論身後。天臺下嚴審乎。余曰。迂哉。重所輕輕所重。莫凶乎是也。文王墓在豐鎬。

而周公作詩以誥其後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則豐鎬之文王。文王之灰燼焉耳。吾忘已之精靈而獨顧吾灰燼乎。夫遺魄朽於高。朽於下。終生思之。未審何異歟。棺槨所不覆。固天覆之。奚厭其薄乎。然厚塋親者。自是人情。不必非之。所叮嚀者。惟毋自菲薄吾神靈焉。此世一生耳。而身後永常苦樂。皆自今造之。今世也。吾有不善可蠲。吾有善可增。此生以後絕不能也。死後按察賞罰之時也。有未犯王法。未得罪於人。而偶經過於司生殺者之前。入其庭。猶

且惴惴焉矧終其身所爲莫非違天命獲罪於天主臨死時將至乾坤主宰嚴臺之前按我萬世罪殃而且得晏然乎不思乎。妄想僥倖免乎。自昧而不信乎。謬矣。夫善備死候者。萬法總在三和。三和者。和於主。和於人。和於己是也。得罪於主。無所逃。不從主而禱。孰禱乎。繫在此。則所解亦在此矣。卽復勤詢天主所貽至教。習其情。悔責吾前非。立心於守聖戒。以息主怒。以致其神寵。此以和主也。吾藏人非義財物。卽還之其人。嘗毀謗人。玷缺其名。行卽以真實。

語獎許之。復成立之。嘗與人交爭。傲狠有讐。卽恕宥和睦。好待之。此以和人也。凡有以酒色自污。蠱本身。以醜念邪情。亂熒心靈。卽時洗滌新新。修善志。歸道體。或有誘惑我於非義。遠離廢之。勿惜。此以和己也。嗚呼。倘死者已受主刑。今能復生於世。一刻以改前非。移心於道德。不難出無量之價。無苦不甘心取之。以易之。其如不可得。而吾承啟心以忖悟。備死候之實範。若不圖迅行之何心哉。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 第五

曹給諫問余曰。聖人皆希言。而欲不言也。奚謂乎。余答曰。夫言非言者。所自須。乃令人知我意耳。若人已心胥通。何用言。如人面語。可省簡牘也。聖人言以誨民。民自知。則其言之工止矣。民弗知。聖人始言焉。然博雅之言。言約而用廣。蓋粹言比金鋌焉。微而賈重矣。是以聖人罕言。而欲無言也。無言。則人類邇於天神。所謂人以習言。師人以習不言。師神也。故天主教典。及西土聖賢。莫不戒繁言。而望學。

者以無言焉。曹子曰：吾幼讀孔子木訥近仁及利佞之說。卽有志於滅言。且聞貴邦尙真論。今願聞禁言之法。言幸以告我。以証聖人之旨。以堅此寡言於同志也。余曰：竇承命不敢辭。然茲論也。浩且博。吾試揭數端。子自推其詳備焉。凡不肖者。言不顧行。行不踐言。則易其言也。言也如飛之彙。一出口。不得追而復含之矣。鳥出籠。卽自此樹飛於彼樹。言出舌。亦自此口傳於彼口。不還也。故智者多默。希言。乃爲翦其羽矣。天主聖經曰：多言之際。不能無訛。能守

己舌乃智之至也。又曰：愚者不言，則人將謂之賢者，釋之者曰：愚者未言，與賢者無異。惟舌與音爲其愚之徵耳。是故宜恒以手掩口也。束亂氏：古之賢者，于大眾會不言，或譏之曰：言之窮乎？性之愚乎？曰：然。愚者不能勿言，先世之所寄。臣曰：惟命獨有一物，臣不敢受寄。問何物？曰：隱密之言耳。曰：何謂也？曰：言也。難收矣。不洩之以聲，恐露之以形。不漏之以醉，恐傳之以夢也。中古西陬一大賢，瑣格刺得氏。其敎也，以默爲宗。帷下弟子，每七年不言，則出，出其門。

者多知言之偉人也。是默也。養言之根矣。根深養厚而株高。幹枝盛也。又嘗出一名師。教人論辯。所著格物窮理諸書。無與爲比。至今宗用之。而其人每靜默希言。或問之曰。子自不言。何能教人言。對曰。子不見夫礪石乎。已不動。不利。能使刃利焉。凡器之小而虛。則其聲揚。器之大而充。則無音。何謂。小人中無學問。惟徒以言高焉。君子充實而美。斯無言也。善行爲善言之証也。行也無音而言矣。故曰善言者。不可以邪行壞之。若言行不相顧。豈不以邪行壞其

善言乎。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以唇如郭。以鬚如櫓。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訥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卽守心也。圍無藩籬。外患卽侵而毀之。心無口之禁。不止受外人之累。自亦逃而失已矣。舌毋先心可也。吾未嘗不言而悔。祇多有言之悔耳。敝鄉之東。有大都邑。名曰亞德那。其在昔時。興學勸教。人文甚盛。所出高俊之士。滿傳記也。責煖。

氏者當時大學之領袖也。其人有德有文。偶四方使者因事來廷。國王知使者賢。甚敬之。則大饗之。而命諸名俊備主賓之禮。責煖氏居首。是日所談。莫非高論。如雲如雨。各逞才智。獨責煖終席不言。將徹。使問之曰。吾儕歸復命乎。寡君謂子何如。曰。無他。惟曰。亞德那有老者於大饗時。能無言也。祇此一語。蘊三奇矣。老者四體衰劣。獨舌彌強。毅當好言也。酒於言。如薪於火。卽訥者於是中變而譁也。亞德那。彼時賢者所出。佞者所出。則售言大市也。有三之一。

難禁言矧三兼之乎奇哉教可傳之四表故史氏不誌諸
偉人高論而特誌責煖氏之不言也邦伴氏至德之士初
發志修行卽入學其師方講經次經曰吾將守我行以免
舌之咎聞此一句卽辭而曰足矣請先習是句耳久修而
後反學師問曰何遲之久也曰未盡習初句不敢還也自
後德名藉藉遽入深山獨居默修用以晦迹剷名而名曰
益高夫名也如影焉避就者就避者而愈晚愈長是以邦
伴雖屏居數年四方共景仰之於時有尊位持教官赴山

中見之。邦伴了無言。官曰。乞賜片言。小吏取以布教。曰。子不取我不言。何能取我言乎。此可謂盡習初句者矣。載香器必固塞其口。不爾原氣渙矣。子承傳於心。苟冀儲之以備施用。莫若閉口默蓄矣。吁。今之學非爲己。悉爲人耳。故大學師有人。以其弟來學。其弟久侍而不言。學師令曰。言之。余以觀汝。夫人在目前。必令言以觀之。乎。覲面則視其形。聞言則視其心矣。試人如試陶等焉。叩擊之。陶以音著其裂。人以言顯其疵也。故吾先正。每日吾未聞一人言。常

畏之。往時有一士嚴坐於眾士列。良久不言。俄發言。言其人所不達。或曰。此人也。而終不言。不亦可謂士乎。默之一藥。能療言之萬病矣。世之大惑者。每從師以肄言。無師以習。不言也。第不言。難惟英俊能之耳。言欲遂而強止之。如以口含滅光燭。豈不難耶。誌載昔非里雅國王彌大氏。生而廣長。其耳聳然如驢。恒以耳璫蔽之。人莫知焉。顧其方俗。男子不蓄髮。月鬻之。恐其鬻工露之。則使鬻之後。一一殺之矣。殺已眾。心不忍。則擇一謹厚者。令鬻髮畢。語以前

諸工之被殺狀。若爾能抱含所見。絕不言。則宥爾。工大誓。
願曰。寧死不言。遂生出之。數年抱蓄。不勝其勞。如腹腫而。
欲裂焉。乃之野外屏處。四顧無人。獨自穴地作一坎。向坎。
俛首小聲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如是者三。卽復填土而去。
乃安矣。後王耳之怪。傳播多方。或遂究其說曰。此坎中從。
此忽生怪竹。以製簫管。吹便發聲。如人言曰。彌大王有驢。
耳。國民因而知其事也。嗚呼。禁言之難。乃至此歟。是故昔。
西國君。誥其賢臣曰。吾於鄉屬。有人之胸。特爲流言溝焉。

卽入卽出。無畱乎心。無增乎行矣。彼喧譁之心。無殊於隙。甕雖斟之美液。四處漏矣。得滿乎。欲塞言之漏。縱不得不。言可不慎於言乎。曷事敗不因言而敗。曷國覆不因言而覆乎。所謂人之生死。皆由舌也。善馬不轡銜。不可御。修士不謹言。不成德。東方鶴。初冬去之。西土道牛山。牛山產大鷹。鳥鶴所忌也。鶴過山。則銜小石。恐忘而妄鳴。且受害。踰山方捨石矣。人輩亦過此世之險山。五欲之鷹。張爪吻以傷此心。何不以默之石塞口。而終日謹謹乎。世之害莫大。

乎佞者。佞者以巧言迷人心。如仇類以金爵酖人命也。其所言非昌。徒以巧詞綺語飾而出之。如塗朱傅粉。婦女之事。非大丈夫之氣也。東格刺得氏。當亂世卓立自好。正言不屈。奸人謀而陷之於罪。被拘囚以誅焉。其門弟子大憂之。獨已至死不變色。於時有一名士大雄辨。論理無對。則代之慟而作一文字。剖析事理。甲雪枉抑。使東格刺得持於公堂辨之。必免刑也。躬詣獄致之。東格刺得讀畢。曰。不對。不堪用。士曰。此文言言切中。夫子之事矣。云不對。不堪。

用也。曰婦人履稱我足。我亦不著矣。男子氣雖斷於殃。不取於卑陋巧言。而汝安取之。以自敗其德乎哉。佞者致言之病耳。蓋言之期。期以人信焉。立言而無人信。如創室而無人居也。人所深信。乃其所明視耳。汝以言之葉蒙之。則有所不通矣。故人疑而弗信也。藏麥於窖。麥得土氣欲坼出。而量之多於初。然麥浮敗矣。言在佞人口。盛而憎多。惟無孚也。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未聞稱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善言不可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或

曰。既爾。宇內何以言爲。寧不皆銜枚而瘖然行世乎。曰。否也。聖人勸寡言。拯扶世流耳。無言孰世乎。禽世耳。惟言。眾人以是別鳥獸賢。以是別愚文明之邦。以是別夷狄也。人無言。虞廷何以拜昌言。孔孟何以知言。且今多聞者。從何而得聞乎。利兵以捍國。禦奸也。有妄持之以刺正人。則目爲凶器。而禁之。非其人不藏焉。是貶言之原由。人誤用耳。聖人欲不言。欲人人皆正行矣。如醫之慈者。欲無醫乎。乃欲天下無病者乎。阮瑣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

爲俘虜。鬻於藏德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宴其高第。命阮瑣伯治具。問何品。曰。惟覓最佳物。阮瑣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阮瑣伯行炙。則每客下舌一器。客喜而私念。是必師以狀傳教者。蘊有微旨也。次後每般異醬異治。而充席無非舌耳。客異之。主慚怒。咤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他般乎。對曰。主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誰命汝特市舌耶。阮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舌也。主曰。狂人。舌何佳。

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爲判此。天下何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之。天地性理。造化之妙。無舌孰究之。不論奧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審獄。訟辯黑白。以舌友相友。男女合配。以舌神樂成音。敵國說而和。大眾聚而營宮室。立城國。皆舌之功也。讚聖賢。誦謝上主。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言。助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以稱嘉會矣。客聞此理辯。則躍然。

喜請貰之。因辭去。厥明日。其詣師謝語昨事。以爲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否。僕近慧。欲見其聰穎耳。眾猶未信。師曰。若爾。請復之。隨命阮瑣伯曰。速之市。市殺。宴昨客。不須佳物。惟須最醜者。第得鮮足矣。阮瑣伯唯唯去。則如昨市舌耳。畢無他殺也。席設數下饌。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主忿怒大言之。問曰。舌旣佳。疇命汝市佳者。何弗若我。而惟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主乎。鄙意舌乃最醜物耳。主曰。舌佳矣。何爲醜乎。曰。吾解鄙見。請諸客加思。

而審之。天下何物醜於舌乎。諸家眾流無舌。孰亂世俗乎。
逆主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普天之下乎。冒天荒誕妄論。
紛欺下民。無舌。孰云之。易知易從。大道至理。以利口可辯。
而毀矣。無舌。商賈何得詐偽罔市。細民何得虛誣爭訟。而
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謗諛。故友相疏。夫婦相離。以舌
淫樂邪音。導欲溺心。夫友邦作讐。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
之愆也。侮神誑上主。背恩違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流。
禍世世安樂矣。是故鄙僕承命市醜物。徧簡之。惟見舌至。

不祥矣。客累聞二義陳說既正。音韻祥雅俱離席敬謝教。是後主視之如學士先生也。以是觀之。舌也。本善人枉用之。非禮而言。卽壞其善。是故反須致默。立希言之教。以遂造物所賦原旨矣。夫穀言無五。毋有五有也。汚邪巧謗誇五。毋也。真直益減時五有也。言毋汚。則近淨而潔者就之。無縱吐汚言以咤小人。而先穢已口也。勿曰彼耳。是宜聞。惟曰。吾口是當言耳。惡言來。吾用惡語報之。是火將熾。而吾施之。韞初惡一。今惡二矣。苟用善言迎之。是火漸延。而

吾徒薪豈非以我善致彼善乎。毋邪。則近正而端者取之。
正心必發正言。正言未必由正心也。雖然正言之時。心能
據正。恒自據正。卽有邪心。亦可匡也。若果僞者。并亦不能
恒作正言。斯爲邪耳。鸚鵡鳥能人言。而不自達其意。平時
諄諄與人無異。忽逢撓擾。卽揚禽聲。而復其咈咈也。詐正
人。善爲仁言。而不自通其旨也。無事便便與人無異。俄值
拂逆。便轉邪情。而還其偏本也。詐不可久。矧能恒乎。毋巧。
則近質。而誠者尙之。法言素樸。而自光美。不求鮮華之飾。

戾言病醜。不能不借於繪工。愚者雅之。智者病之。行行古
之道。言言今之詞耳。毋謗則近恕。而忠者若之。世道衰下。
讒言易發。易傳也。故當戒口以言。戒耳以聞也。無聽讒者。
無讒。故讒人與聞讒者。吾未識罪孰重乎。毋誇則近謙。而
敖者去之。自伐善者。非因已既行德而言之。乃行德以言
之耳。如是以虛德爲實。慝矣。以慝易德。吾所伐善安在乎。
吾之譽在我口。是反爲訾也。彼稱我善。愛道而長已德。吾
自稱已善。冒名而泯已德也。此五毋也。言有真則無誕。而

人卽信焉。真言全體相結。僞言始終不類也。真者如明燭
焉。光四射。縱掩藏之。必乘隙而出矣。蒙者醉者狂者。三人
之言。咸真實無僞。汝爲不然。豈不居三人之下乎。直則無
詭曲。而人悅依焉。直路一。而去彼界近。曲之無數。而皆彌
遠矣。汝冀蚤赴家。莫善於從徑途也。視利而行。行不得義。
察色而言。言不得直也。發矢不直。是無力。安能中乎。張弦
不直。則無音。胡得和平。發言不直。則無志。無氣。必不及致
其所圖也。益則無歛。而人以爲用焉。有千金之言。有無價

之言。誰曰言無直歟。富贈人財。仁贈人言。珍貝利財。忠言利德。二者孰利乎。凡無利於眾。無補於身。悉妄言也。遇事當言。度言之勝乎。不言而後言。無悔矣。減則不繁。而人好繹焉。凡真論欲人易曉。莫若淡且簡也。約言近乎不言。故爲趣矣。少可以成事。何用多爲。無餘無缺。始爲減也。有不言之處。有希言之處。無盡言之處矣。吾言之真。寧使人嗣之以思。無寧使斷之以厭也。時則不誤。而人願聆焉。時而不言。猶不時而言也。時兩人翹首而望之時。言人傾耳而

納之皆得其欲也。不對病之藥。縱善而傷身。不合時之言。縱昌而敗事也。雖然。知言之當。以時發。眾也。知當言之時。幾人乎。體人之言。真從義之言。直由禮之言。滅敦信之言。益惟智之言。時矣。此五有也。使言無斯五。毋獲斯五。有談自旦迄夕者。或謂之多言。吾敢謂之希言焉。有言者。人一聞而喜。此言者。人百聞而猶喜也。語竟。曹子悅曰。旨哉。聞之曰。人也。於言如鐘於音焉。大叩之大音。小叩之小音也。若無叩而音。其妖鐘已請益。余曰。瞻已。恐中國士誚我曰。

西士以喋喋勸希言也歟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 第六

李水部設席招余。是日值教中節日。余食止蔬菜而已。李
子曰。貴邦不奉佛。無殺牲戒。而子齋素。何也。余曰。豈獨敝
國。中國自三代以前。佛教未入。悉不奉佛也。皆以太牢事
上主。悉不戒殺牲也。然而祭之前。有散齋。有致齋。齋者。悉
不飲酒。不茹暈。今所見士大夫。遇郊社大典。咸斷酒肉。出
居官次。是則齋素之義。不由釋氏始。不以殺牲故明矣。李
子曰。然吾儒將祭而齋者。將以齊一心志。致其蠲潔。對越

明神也。敢問貴國齋素何意。時余篋中適有舊藁一帙。中說天主教齋素三旨。卽出帙觀之。其辭曰。因戒殺牲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版冊。犯之者必得罪於上主。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於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

悔。吾所既失於前。烏可望免之於後也。况夫今之爲善君
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闕己之短。爲離婁以視己之長。爲盲
瞽焉。所責備諸己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怍如
不置也。所省疚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
如猶虧也。詎徒謙於言乎。詎徒悔於心乎。深自羞耻。奚堪
歡樂。則貶食減飧。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
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己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
稽顙於天主臺下。哀憫涕淚。冀洗己污。敢妄自居聖。而誇

無過妄自寬已而須他人審判其罪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旨之一也。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與禽何擇乎。有人於此。人其性也。而將易之。使禽其形。寧死不願之。今者人其形也。而禽其性。則安之何哉。夫私欲之

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痼疾。莫深乎此矣。他病之害。止於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冤。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忘。而厥德尙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過也。而屢貽長悔於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滅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之欲飲食也。特所以存命。小人之欲存命也。特所

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已而姑蓄之。何者。吾未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須爲度數焉者乎。吾輩此身。皆當爲蟲所食。甘食厚味。以益其膏。不幾爲蟲作牧人乎。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若窮極口體。逞意貪圖。則以其養人者。頻反而賊人。謂飲食殛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於身。獨指所傷乎心。多聚飲食之處。多來貓鼠蟲蟻。多饕

飲食之人。多招罪過。其身也。僕役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則五欲肆其惡。而色欲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以理約。諸欲自服理矣。古有問賢者。何則爲學。答曰。脫身耳。解之者曰。阻心之達真者。莫甚乎身樂之誘也。身之樂。以重霾霧晦我心才。使不得外脫。種種諸像。內釋五官之欲。而往察物性。以率造物主命也。故有意於學者。先當拔心於身外也。身也者。知覺屍也。機動俑也。飾塲墳也。罪愆餌。

也。苦憂肆也。囚神牢也。實死而似生也。家賊用愛誘損我。心纏縛於垢土。俾不得冲天。享其精氣也。能拔此身。百凶盡熄。心脫阻礙。任天游馴命矣。古賢甘餓。求餒不求飽。其於身也。似仇而實親焉。此齋素正旨之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非索翫之世矣。天主寘我於是。促促焉。務修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尊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望乎外。又時簡畧體。

膚之樂。恐其透於心。而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
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
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
神矣。益減飲食之樂於身。益逃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
義令人心明。五味令人腐腸。積善之樂甚。卽有大利乎心。
而於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
以殽饌。必垂下而墜。已志於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
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已。無之斯嫌。

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惜之。而讓己曰。彼殉污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最上。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畧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使並畜之。既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園。農舍所畜之犬。身臞

而體輕走。齟禽獸跡疾趨攫網。獲禽無算。顯家所養之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卽就而齧之。齧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同產。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怪。豈惟獸哉。人盡然也。皆係於養耳矣。養之以佚翫。飫飽必無所進於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若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珍味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矣。此齋素正旨之

三也。李子讀竟曰。此實齋素真旨。吾儒宜從焉。乃謝而請錄之。

畸人十篇卷上



